

都市言情

白领李海涛爱上了夜总会小姐叶子，叶子拥有令人惊艳的美貌和一颗脆弱的心，因为受过男人的伤害而不肯轻易付出感情。李海涛用自己真诚而独特的方式打动了叶子，但世俗的偏见和人为的磨难却使他们的爱情一波三折。与此同时，叶子的朋友小玉也疯狂地爱上了李海涛，并不惜一切代价来拆散他们。最终叶子选择了悄然出走，而机关算尽的小玉因得不到爱情而绝望自杀……

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这是一套小两居，干净整洁。她弯腰脱下脚上尖细的高跟鞋，雪白的双乳在低胸上衣里呼之欲出，风韵逼人，看得我心潮一阵又一阵澎湃，七上八下得直犯嘀咕，就觉得自己开始心怀不轨了。

反正也不轨了，要不索性不轨到底？

我以极快的速度抓住了她的手，同时脸就贴了过去，她头一扬，我的吻就落在她鼻尖的下巴上。很久没有搂一把温香暖玉了，以至于手忙脚乱，竟怎么也解不开她文胸上的小钩子，急得我出了一头一脸的汗。她“扑哧”一笑，一边回避着我狂热的嘴唇，一边引着我向卧室退去……

从客厅洒过来的柔和灯光和我身下的这个美人儿共同营造出一个完美的梦境，不真实，却让我冲动。

我在这之后常想，也只有如此曲线分明的身体、缎子一样的肌肤才能配上她无可挑剔的脸，而我，是不是在这一刻就已经爱上了她？至少在这个夜里，我认为地上的男人女人都被老天爷一打一配好了，就像合适的螺栓和螺母。

天亮之前，我忙活了一次又一次，像吃了菠菜的大力水手。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整个晚上，她都没有吻我。

白天的阳光里可以看清她粉黛未施的脸，她鼻息如兰，朱唇轻启，细细的眉毛轻挑着，尖下巴有一点点翘，老天居然造就了这么个尤物！如果我们别的地方认识，就算上刀山进油锅我也会追她，而且死缠烂打。

已经9点钟了，今天上班要迟到了。我终于明白了以前那些个皇帝为什么有从今不早朝的意思了。可惜我不是皇帝啊，我要真是皇帝，就把身边这小女子带回我的行宫，一辈子都不让她离开我半步！

一想到这，心里忽然有点害怕，我不是已经爱上她了吧？老天爷，饶了我吧！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穿好衣服，胡乱洗漱了一下，我坐在床边，用手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说：“嘿……我要走了，还得上班呢！”“啊……”她揉揉眼，还是一副迷糊相。“好啊，”她慢慢撑起手肘靠床坐起来，“嗯……亲爱的，咱俩商量个事儿吧……是这样，你看，亲爱的，我这个月要交房租了，还差一点钱，你能不能……”靠！I服了HER！我的心一紧，差点气晕过去，还以为她也把昨天晚上当做是一份尘缘呢，原来……原来也只是做生意而已！她倒真不为自己

立牌坊！

“爹少！我冷冷地问。“嗯……你给我4000块就行了。”

她如葱的玉指在我腿上摩挲。这已经算是给我打了八折了吧？哼，这小娘，也忒黑了点吧？说真的，我包里还真有钱给她，但她太小瞧我了，想我年轻有为，再怎么着也不会沦落到花钱嫖妓的份儿上！于是我说：“我包里没带这么多现金，过两天再说吧。”她把烟头摁在床头的烟灰缸里，一下又一下，直到那烟头完全熄灭，然后头也不抬地说：“随便你了……那就不送了，麻烦出门把门带上！”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鼻子里留有她的芳香，指尖尚留触摸她肌肤的感觉，我一次次告诫自己别去想她，甚至用最恶毒难听的语言骂她，但还是阻止不了对她的思念。我被关进了一座牢房。这座牢房，是用我对她的思念筑成的。而钥匙，在她手上。

夜里我从黑暗中醒来，想着刚刚梦里她美丽的脸。看看表，午夜12点半。这已经是第四天了，我没有联系过她，虽然她的手机号码我已经在心里默念了很多遍。

15分钟以后，我开着车飞驰在三环路上。在迪斯科音乐里找她，到处都找不到。回头，不是！那是一张媚俗的脸，画着黑黑的眼线，粘着长长的假睫毛，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蓬松的，有点像……对了，金毛狮王！我递给“金毛狮王”一支烟，然后故作漫不经心地问：“哎，那谁呢，就那个小细腰，叫什么来着……叶子吧？”“叶子？她啊，找她干吗？”“金毛狮王”眯着眼看我，顺便朝我脸上吐了一个烟圈儿。“没事，我一朋友想叫她坐台。”我一边抬起手在眼前扇了两下，一边回答。

“找我得了，我不一样？”她做妩媚状一笑，又朝我脸上吐了一个烟圈儿。TMD，拿本少爷的脸当烟筒了！我在心里骂了一句，但还是有风度地笑了笑，说：“呵呵，我朋友就点名叫她，怎么？她坐台了？坐包间了吧？”“包什么间，要是包间也是在医院里。”“呵呵……啊？你说什么？”“我说医院啊，大哥，瞪那么大眼干啥？再大有我的大？想知道啊？那把今天我买的门票给报了吧！”“金毛狮王”终于把抽了两口的香烟扔在地上，顺便把脚上的一只“恨天高”踏了上去。

02



军民情深

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气象万千的雪山、草原、湖泊，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更有纯朴善良、忠厚热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或许，这里是人间天堂，是灵魂的炼狱，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生命极限的运动场。在这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谱写了一段情深意长、英勇悲壮、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

上午10点多钟鲁万有来到了常青谷

“扎西……扎西贡布要下山？能随你下山？多长时间？”他提出一串问题。“治好病吧。听连里王医生介绍，这种病不好治，可能要等到明年夏天这个时候和我一起上山。”鲁万有又问，“那是什么鹰啊？”“雪鹰，扎西精心调教的。放心，我把鹰和牦牛一块交给他儿子。”多布杰把“调教”二字拉得很长很重，可见扎西贡布对那鹰颇费了苦心。

随车下山的扎西贡布先住进了喀什的南疆军区医院，因为离驻地不远，鲁万有一次次去探望。转往乌鲁木齐军区医院的前一天，鲁万有再次来到病房，他给扎西贡布拿来了几件换洗的内衣，又塞给他20块钱。在乌鲁木齐住院一个多月，他又被转往西安一所军医大学的医院。鲁万有一直打听扎西贡布的信息，营里的一个干部探家，他专门给扎西贡布捎去了奶酪和葡萄干。光阴荏苒，转眼半年多过去了，扎西贡布的两腿恢复了牧民特有的坚韧与活力，喜笑颜开的鲁万有把他接到了所在部队，教他汉语，带他到维吾尔族兄弟的村庄学习耕种、养殖的方式、方法。

夏天的太阳毫不吝惜地把满腔热情倾注给雪山。冰融了，雪化了，扎西贡布跟着鲁万有带领的车队回到了藏北高原。从那以后，扎西贡布总是记挂着每年冰雪消融山开路通的日子，总是盼望着和鲁万有早日相聚。

上午10点多钟，鲁万有就来到了常青谷。常青谷两面都是斜坡，中间一条河谷，舒缓地流淌着清凌凌的溪流，小鱼成群结队地在形状各异的鹅卵石间穿行着、嬉戏着。坡地上，青草盈盈，一丛丛红柳生机勃勃地舒展着条条枝条，生长出片片绿叶。

一到星期天，这里便成了战士们的乐园。有的在河边洗衣，有的脱光了脚在河中和小鱼逗乐，有的把皮大衣往草坡上一铺，躺下身子仰望蓝天白云遐想着蔚蓝色的深度，白云的高度，一闭上眼睛，白云像掉在脸上，绵绵的、凉凉的，深吸一口带着凉意的空气，真想把云彩一同吸进嘴里。

靠南的坡上，平整出一块土地，依次立着四座坟墓，墓碑上分明用红漆写着4位烈士的名字：连长刘富贵，司机何家宝，排长郅龙，战士赵东明。

鲁万有在烈士墓前脱掉皮大衣，从军挎包内掏出祭品细致地摆放起来：一包方块糖、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每座墓前依次摆好这些东西，他又掏出一包烟，打开烟盒抽出一支点燃，连同那烟盒一起放在刘富贵的墓前。

做完这些，鲁万有在每个墓前鞠了三个躬，面朝墓碑上坐了下来。

嘴里喃喃道：“富贵呀，小何、小郅、小赵，我来看看你们。边防点多线长，忙不过来，我一年只能看你们一回，你们可不要有意见呀，唉，没办法。”

“今天咱们几个聊聊天，聊啥呢？”鲁万有两道浓眉挤成疙瘩，眼睛里闪着泪光。“先说你富贵吧，从1959年到现在，你已经离开我们12个年头啦。你记得不？你要不走，今年已44岁了，我比你年长4岁，今年48了。咱胶东那地方穷是穷了点，放心吧，饭还是有得吃，你儿子学军19岁了，今年推荐上大学，现在还不知道是哪所学校。富贵呀，你要是不走该多好。可恨就可恨那些叛匪，烧杀抢掠，咱们四五百里赶去平叛，你为了保护寺庙的财产，制止叛乱，挨了叛匪两枪，那两枪可都在致命的地方啊。你是看不到你儿子上大学了，我明年来一定告诉你继军在哪个大学学习，第一学期考了多少分。老伙计，你可不要急啊。”

鲁万有完全沉浸在对逝者的哀思之中，他又从那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燃后放到墓碑前，转身来到何家宝的墓前。“家宝啊，从1966年你惨遭不幸到现在已经5年啦。后来我专门到运输团见了发现你遇难场面的杨排长和几个司机，都说那场面惨，惨得很啦。”

鲁万有回忆起在汽车团杨排长和几个司机讲述的情景。

通往巴托哨卡第二个冰达坂的半山腰，何家宝开的解放牌汽车抛锚了。前无救援的人，后无跟来的车，他没有能力排除故障，只有等待前后来车。虽然是7月份的天气，5000多米的冰达坂上，白天的半山腰依然寒风凛冽，穿着皮大衣难御风寒。入夜后气温骤降到零下八九摄氏度，寒冷、孤独、饥饿像鞭子一样有形无形地抽打着全身，阵阵狂风卷起沙石击打在驾驶室的大门和玻璃上，“啪啪”乱响，令人毛骨悚然……

就这样度日如年地熬过了一天又一天，一群狼盯上了何家宝，第一次向他发动攻击，他开枪打死了一只，用匕首割下狼肉在排气管上烤肉充饥。可能趁他烤肉的工夫或别的什么时间，那群离去不远的恶狼窥视到发动袭击的时机，何家宝的衣服碎片和白骨凌乱地散落在山间几十米的距离，一滴滴、一摊摊鲜血冻得乌紫泛黑，地上除用匕首割过的狼的躯体外，还有两只恶狼的尸体横在那里。

12

